



登录号 22/382

函 4 册



世說新語敘

或有問於余曰蓋聞聖作明述經傳  
攸分或鑿混沌之竅或挾古人之藏  
辯士爭鳴於炙轂文人騁技於雕龍  
詞賦襲荀宋之遺紀傳摹左史之軌  
作者之致蓋云備矣而世說獨標義  
例於篇章之表發妙語於典籍之餘  
名理析於單詞雌黃寄於隻語令讀

22/382

世說新語

四四

者味之而忘倦覽者飫之而自得斯  
其奧義何居可得聞其槩乎予曰斯  
道也予嘗求之矣夫不言而躬行者  
上世之淳風也先行而後言者中古  
之芳躅也逮道喪世衰斯行微言顯  
於是舐筆之徒操觚之士騁劇談於  
黃馬縱雄辯於碧鷄所以班生有餘  
事之談揚子有雕蟲之歎浸淖以往

忘其本始矣然而言雖一途其端有  
二操文染翰則執士所以爭長揮塵  
清談則名流以之宣意原夫清言之  
旨倡於何鄧揚其波者竹林七子暢  
其流者王樂諸人自茲以降波瀾浸  
廣雖鉦鼓揜耳而高論轉激于戈眩  
目而玄理自伸關河蕩析諸賢雖負  
微愆而高風與霄漢俱懸逸韻共翔

鴻竝駕能使俗士頽濯其鄙吝庸流  
輸寫其渙濁良足多也是以臨川敘  
次芳規採掇餘論以昭一代之尚以  
成一家之言雖廣諸篇目而語言爲  
宗矣然語言之歸解各不同約而論  
之其義有六夫詞之飾言猶衣之飾  
體也使毛嬙西施荷氈被褐則觀者  
愛弛嫫母倭傀紉蘭蓀振華袿則過

者止觀故思有玄而卽朽意有淺而  
見傳非必青雲失附而玉樹得依也  
斥鄙野者難爲響工鞏悅者易爲永  
且若鄧遐愧破甑於叔達楊彪慚舐  
膏於日磾登北固而懷古有褰裳濡  
足之言遊會稽而覽勝有雲興霞蔚  
之咏所謂玄黃其質金玉其相含豔  
於綺心飄繁英於繡口非其言之

能文行之自遠者乎是曰雅言其解  
一也夫干將之見珍者爲其立斷也  
驕驪之取貴者爲其逸足也若搨朽  
磨鈍則鉛刀皆能一決徐行翔佯則  
駑蹇亦可取道當其言之赴會若矢  
之應弦出必中窾發不後時艾艾之  
誚飾說鳳兮了了之稱解嘲座客顛  
倒衣裳之對一拜一起之酬假刃於

敵人之手轉丸於棘刺之顛所以傲  
言居八兵之一舌端同銛劍之鋒是  
曰捷言其解二也白與黑陳則逾表  
其潔薰與猶列則彌著其馨白非加  
皎而薰不益香也相形之勢然也故  
盜跖與仲尼竝篇蒙莊所以尊聖老  
子與韓非同傳馬遷所以崇聃蓋事  
有端言而逾晦理有正舉而滋疑旁

解則事乃通援客而理自暢是以舉  
真長而反稱子敬之美鄙玄度而翻  
嘆巢許之高舉賢則以愚爲準指慝  
則以淑爲程比物連類屈轂無不破  
之瓠汎引旁通罔象無難狀之貌是  
曰形言其解三也事或反經以合道  
言或倒行而逆施弦高以誕而存鄭  
紀信以僭而全漢使二子蹈忠信之

常經則北門之管不還而滎陽之旆  
不返矣事誠如是言亦宜然正言直  
指不發耳目詭詞拗說多傾聽聞譏  
壽春而比蹤於禹湯輕賓客而自遜  
於夷甫有佳兒以戲厥子無鄙言以  
誚太真率皆寄哭於笑寓往於復凡  
以馳驟人心聳動觀聽云爾是曰反  
言其解四也夫言爲意設情以詞宣

意鬱則累牘非駢情顯則片言可削  
自古著作之匠提屑玉之斤秉剪雲  
之鋸周疏尋繹披割蕪穢語上則遺  
其下舉甲則畧其乙凡謂意以不虧  
爲至言以不盡爲工也故稱年少之  
見勝匪止圍棋語亡國之可悲不獨  
一士思餘而語已止扣歇而音自長  
蓋駢言廣譬祇酬未知舉端而明自

宜中輟而必欲繁稱文詞牽裾強聽  
則是磬擊而吹竽不斷水窮而築堰  
不休蛇足鳧脰取譏往哲矣是以達  
人止乎當止不贅一詞是謂偏言八  
解五也夫議也者有不明也辨也者  
有不見也同明而言則繁不如簡同  
智而語則俗不如玄故大辯若訥至  
言去言長松有風彰荆產之匪德清



風懷想著玄度之高標人見阿恭而  
識元規非假我乃生璵而知靈運當  
生是皆簡之又簡玄之又玄意相示  
而枝葉忘精相通而口耳喪斯立言  
之要眇豈俗士之唾餘是曰超言其  
解六也凡此六解清論之宗裴僕射  
之談藪褚季野之陽秋真長之伐異  
標同茂先之出史入漢謝太傅之綸

至王長史之韶音茂弘所以忘疲平  
子因之絕倒窺其旨要不出此六端  
所以提衡當世獻酬羣心者罄盡於  
斯矣若其敘次簡當則左氏之遺音  
肖物班形則史遷之長技託旨玄勝  
則莊列之眇指囊括宏瞻則說苑之  
精英采衆美以成芳集羣葩而呈秀  
方之發淫蠲於一竅享敝帚於千金

者不亦遠乎予徒知垂名竹帛必以  
篇章而不知著論立言各有攸當也  
是書隨在有刻而獨患無小本于是  
縮板而鐫之雖孝標之法博通精覈  
爲箋釋家之冠猶慮簡帙之繁寧畧  
而不載也他日戴短帽躡高屐攜此  
小本挂杖頭逐孝標車後令人呼爲  
塵垢囊不大快事耶丙申仲夏剞劂

告成遂畧陳其槩若此

渤海吳瑞徵仲庚氏序





世說新語目錄



卷之一

德行第一

言語第二上

卷之二

言語第二下

政事第三

卷之三

文學第四

方正第五上

卷之四

方正第五下

雅量第六

識鑒第七

賞譽第八上

卷之五

賞譽第八下

品藻第九

規箴第十

卷之六

捷悟第十一

夙悟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羨第十六

傷逝第十七

棲逸第十八

賢媛第十九

術解第二十

卷之七

巧藝第二十一

寵禮第二十六

任誕第二十三

簡傲第二十四

排調第二十五

卷之八

輕詆第二十六

假譎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儉嗇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六

卷之 讒險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紕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目錄終

世說新語卷之



宋 劉義慶 撰

德行第一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

袁宏字奉高慎陽人

可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輓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開臺令太丘長

陳紀字元方是長子

陳謏字季方寔次子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箬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

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箸鄰  
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去人尚小  
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  
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  
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  
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  
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  
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

陳群字長文  
陳忠字孝先

巨伯漢桓帝時人

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  
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  
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  
弟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夕  
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  
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

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  
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  
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  
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  
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  
郡竝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  
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

管寧字安北海朱虛人

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  
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  
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  
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  
子非吾友也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集  
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言

王朗字景興東海郟人魏司徒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重玄

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或華者始於日嘗集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夫華則人之博學也

王祥字休徵琅瑯臨沂人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闔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大喪母以孝稱王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未嘗具其

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

嵇康字叔夜諱國鉅人

王戎字濬仲琅琊人太保  
祥宗族也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  
喜愠之色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  
鷄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  
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  
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  
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  
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

嶠而應憂戎

梁孝王彤字子徽宣帝  
張夫人  
趙王倫字子彝桓夫人生  
裴指字叔則河東聞喜  
人

太保王祥也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  
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  
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  
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  
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  
掩其言

王渾字長原

劉道真字高平人

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弟  
十七子

王澄字平子

胡毋輔之字彥國秦奉  
高平人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  
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孫

周翼字子卿陳郡人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  
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  
滅性之譏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  
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  
賻數百萬戎悉不受

劉道真嘗為徒扶風王駿以五百疋  
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

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  
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  
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  
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兒子  
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  
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

顧榮字彥先吳郡人

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  
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同過江郗公亡翼為郟縣解職歸席  
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  
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  
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  
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

祖訥字士言范陽道人

王文字叔元琅琊臨沂人

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  
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餽  
之因取為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  
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  
之皮邪

周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

王導字茂弘琅琊人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  
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

胡威字伯虎淮南人

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  
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爲  
吳興郡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  
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  
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  
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  
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悅字長豫丞相道長  
子也

王恬字敬豫道長子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  
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長豫  
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爲端丞相還臺  
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  
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  
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簾封而不忍  
開

王導字季野彭城會稽人也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旣

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

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  
不宜說之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  
賣之必有買者卽復害其生寧可不  
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  
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  
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

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  
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  
以車爲遂焚之

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  
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  
年七八歲箸青布袴在兄鄰邊坐諫  
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  
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

謝世字世石吳弟

劉悛字真長沛國蕭人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百物其變然吳劉尹在郡臨終綿煖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簡文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叅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荅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

范宣字子宣陳留人



王獻之字子敬

獻之先駘高平郗曇世名道茂後雜皆

仲湛陳郡人太常融孫

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

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初栢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自樹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

桓玄字敬道譚國龍元人楊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殷覲字伯道陳郡人

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

王綏字彥歆愉子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

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  
愠時論以此多之  
王僕射在江州爲殷桓所逐奔竄豫  
章存亡未測王綏在都既憂憾在貌  
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爲試守  
孝子

桓南郡旣破殷荆州收殷將佐十許  
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

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  
釋罪企生答曰爲殷荆州吏今荆州  
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旣出  
而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  
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  
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  
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  
章企生問至卽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簞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也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鑊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

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卽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

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真孝子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  
母童夫人艱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  
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  
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  
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  
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  
後果爲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達

言語第二上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  
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爲顛倒  
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  
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  
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

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然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  
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嚮才  
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  
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元禮  
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  
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  
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

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  
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  
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踉蹌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  
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  
兒謂曰何以不拜荅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  
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

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  
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  
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  
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

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  
荅客曰足下但因樞爲恭而不能荅  
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  
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  
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  
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闓相見問潁川人  
士慈明先及諸兄闓笑曰士但可因

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閻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爲至公公且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搥槌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馬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

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  
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  
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  
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以忼慨夷齊  
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  
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  
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

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文帝問曰卿何  
以不謹於文憲楨荅曰臣誠庸短亦  
由陛下綱目不疎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  
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  
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  
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



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  
出陳長補曰本武帝曰戰戰慄慄汗不敢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  
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  
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  
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  
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

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  
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  
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  
以渭陽爲名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  
神明開朗

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  
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

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  
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子白黑公問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  
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  
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  
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  
喜畏法而至耳晉書景王問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

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  
故是一鳳

嵇中散旣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  
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  
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  
慕王太咨嗟引熹雅也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  
繫此多少帝旣不說羣臣失色莫能

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王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窓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世說新語卷之一終

世說新語卷之二

宋 劉義慶 撰

言語第二下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爲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

穴君吳楚之士巨國之餘有何異才  
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  
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  
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  
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  
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  
乎

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

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  
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  
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  
超超玄箸  
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  
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  
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巖巍以嵯峨其  
水渾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卷之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王兄長  
沙王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王  
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  
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  
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  
自若徐荅曰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  
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

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味  
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  
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  
以病瘧荅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  
熊君去崔杼幾世荅曰民去崔杼如  
明府之去陳恒

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  
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  
下為家是以耿毫無定處九鼎遷洛  
邑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說  
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  
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  
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  
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  
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  
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  
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  
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  
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  
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  
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協贊中宗保  
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  
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不  
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閩寇戎志存本朝謂溫嶠

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  
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  
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  
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  
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  
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  
諸慮旣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

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  
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  
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  
相酬納既出權然言曰江左自有管  
夷吾此復何憂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敦既逆謀屯據  
南州含委職奔姑孰王丞相詣闕謝  
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

何辭顧司空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  
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  
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  
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  
音實愧於懷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  
曰以簡應對之煩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  
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  
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  
近舍明公遠希嵇阮至合鼎米對饋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  
津梁于時以爲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  
軍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

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  
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  
之甘羅已爲太老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  
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  
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  
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沈辭不受廷

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  
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此於  
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林公曰澄以石虎  
為海鷗鳥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  
語已神悟自叅上流諸人咸共歎之  
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

父焉別顏回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  
恨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  
公話言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  
游朱門荅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  
游蓬戶或云下令  
孫盛為庾公記室叅軍從獵將其二

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  
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  
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  
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  
邪曰齊許由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  
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  
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

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  
聰惠和竝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  
至張頗不慝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  
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  
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  
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庾法暘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  
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暘曰廉者不求  
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庾穉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  
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工  
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  
音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  
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  
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  
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  
王曰國自有周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  
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  
以堪攀枝執條法然流淚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

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  
曰伯也執爻為王前驅簡文曰所謂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本齊收此入何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  
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  
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言前因麻五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廼歎  
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簡文登阼  
復入太微帝惡之時郗超為中書在  
直引起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  
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  
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  
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  
初詩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  
甚淒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

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  
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  
喻因泣下流襟曰於文帝因簡與中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  
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  
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  
閒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登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  
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  
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  
輩覺損欣樂之趣何於文帝不歡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  
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豈黃門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  
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

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隱曰此未  
羊秉爲撫軍叅軍少亡有令譽夏侯  
孝若爲之叙極相讚悼羊權爲黃門  
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  
秉叙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權潛  
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  
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  
之大將軍王玄暉曰此羊秉也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  
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  
下當有清風耳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  
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  
劉真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  
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

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

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荅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卽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論青楚人  
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  
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  
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  
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適子姪未

之許公歎曰若郝超聞此語必不至  
河漢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  
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  
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  
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  
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  
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  
水荅曰曲阿湖謝曰故當淵注淳著  
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  
子弟車騎荅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  
與者忘少

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  
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

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  
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荅曰北門  
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  
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是

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徑  
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  
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  
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  
後謝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謝因此  
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  
至瀨鄉將別旣自悽惘歎曰江山遼

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孫綽賦遂初築室吠川自言見止足

之分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

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

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

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

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

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  
如霞桓卽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  
耳然亦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  
妓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  
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

上若雲興霞蔚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  
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  
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  
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  
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  
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

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  
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  
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  
難爲懷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  
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  
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

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  
山經吳中已而曾雪下未甚寒諸道  
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  
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  
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旣爲  
符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

至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  
日頗有嫉已者於坐間張北方何物  
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  
養性人無嫉心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  
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  
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  
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

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旣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  
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  
或欲作荅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  
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  
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

坐荅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  
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  
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  
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  
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  
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王  
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符堅所制荅

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  
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  
愛美謝爲太傅長史被彈王卽取作  
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  
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繫維  
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  
東府城行散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

拜時謂謝曰王賓異謀云是卿爲其  
計謝會無懼色歛笏對曰樂彥輔有  
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  
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  
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  
如何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爲長  
史舉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  
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  
傅曰我知我知卽舉酒云桓義興勸  
卿酒桓出謝過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  
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  
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  
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  
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



曲若不可測。殷一變而盡。於於。相玄詣殷。荆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羊曰。當相玄問羊。羊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羊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爲接神之器。

相玄既篡位後。御林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相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荅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荅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曰當世黃中政事第三曰或有人答曰無管陳仲弓爲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

復過此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曰公出林嘗欲獵令五子也連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

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  
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  
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  
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  
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  
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  
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

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  
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  
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  
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  
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為江陵都督  
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  
時任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竝共

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  
鞅裴楷鞅王濟剔剔不得休或云潘  
尼作之

賈充初定律令與羊祜共咨太傅鄭  
冲冲曰臯陶嚴明之責非僕闇懦所  
探羊曰上意欲令少加弘潤冲乃粗  
下意對世宗生門又臯陶筆或曰  
尚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

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  
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  
為賄敗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  
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為君思之久矣  
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  
王安期為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網  
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

魚復何足惜又王公國與衆共之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盜犯夜人來  
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  
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  
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  
雅右衛將軍劉超帝泣曰還我侍中  
讓不奉詔遂斬超雅事平之後陶公

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兒思妣者至  
仁諸公欲全之若全思妣則不得不  
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  
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  
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霑  
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  
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

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入任大喜說  
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  
同笑四坐竝懽言容煇煌人並味象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  
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  
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  
耳南公於全女未全默也俱不辨不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

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  
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公對衆人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  
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  
憤風亦於當有言長髮然不之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作荊州時敕船  
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  
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

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外入當以此貴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蹇作郡主簿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

時爲何上佐正與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處得此人蹇於是止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

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  
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  
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  
令史受杖上捐雲眼下拂地足意譏  
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  
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

機那得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  
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  
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  
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  
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  
舫中或欲求一時按索謝公不許云



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不信云  
王大爲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  
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已意  
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  
寫卽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王旣作吳郡人  
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  
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

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  
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  
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  
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  
賢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

實下立言同家之計未爲不以已  
平期答曰畢國世所稱之時不爲不  
如華夏或疑楚之鄰與本縣縣不  
吾全爲論中以不害於公亦分筆  
頭軒其富文博於王東流

世說新語卷之二終

書館藏



